大唐西域記 七 八

磨

月

ル 7
3048
4

門 ル 7 3048 4
ハ 4 2422 4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揔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五國

婆羅痆女黠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力支反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

氣序和暢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靃靡伽藍三十餘
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
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堆髮露
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
清流交帶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痆河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
如來影像
婆羅痆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

垣周垣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
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
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陛甎作層龕龕匝四周
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鍮石佛像
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
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慇
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
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
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

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
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　舊曰彌勒訛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
苾芻當來之世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
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眞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
正覺廣爲衆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
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
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
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

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
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
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
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
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号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
記南不遠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
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
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
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擧二三

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歩如來掌中盥浴次西有大池周一百八十歩如來掌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歩如來掌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毘羅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雕鏤諸淨信者毎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王獵人剥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拔牙而授焉

授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倶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

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
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
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
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
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
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
馳觀王之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
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産心不能忍
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
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謂之

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
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
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剌他
悉陁（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
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
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
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
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
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安樂爲道

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争來有以明於是太子思
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
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眞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
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
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眞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
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
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論更相議
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
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
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

君何見之晩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
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
念哉言增忉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
覺号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
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
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
遽從反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
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
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
可先誘道如來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

神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眞金色安詳前進導以彼人
斯五人遥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求者是歲
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斯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黙然勿
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
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雨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
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
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
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閲圖考
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

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
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絶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
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遅明登仙所執
銛刀變為寶劍陵虚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
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
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
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悦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
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
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
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

來居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
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
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
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弥歷歲時幸而會遇
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
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
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咒烈士按銛刀殆
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烝士疾引
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誡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
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

躬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
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
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阨荷
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
恩忍而不謂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
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
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
此聲耳隱士曰我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
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
士池西有三獸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

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之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猨於林樹採異華菓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猨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猨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猨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窣堵波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

並皆遵習小乗教法天祠二十與道雜居矣大城西
北伽藍中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
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爲
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
靈鑒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陁羯剌拏僧伽藍（唐言不穿耳）
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華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
穆衆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靈山北覩貨邏國有
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

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址所尋宜詢莫逆親觀
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即至迎度寓諸伽藍
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内累口腹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睇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
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耳又垢弊沙門對曰
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
禮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
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
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爲之制曰我
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既爲人

王受佛付囑允厥染衣吾當慧濟建此伽藍式招覊
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
迹故以名焉阿避陁羯剌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
渡殑伽河至摩訶婆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道佛法然
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殑伽河北有
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奐其麗飾諸天之像鑄石而
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
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
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
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

來慈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
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
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
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
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
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
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
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
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

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洗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利國訛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華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獼猴爲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是

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東
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
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故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
不遠有一神舍其狀疊甎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
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
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
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
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
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

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
園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
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
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
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
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
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
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
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
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

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
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弊不時請留魔王勸
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
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飮感生
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
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華彼仙見
已深以奇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
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華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
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

滿生一蓮華華有千葉葉生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
祥投殑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黄雲
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
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
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女
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愚
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
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周鹿女告曰莫爲逆事
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
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

釋兵返旅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擧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呫（昌葉反）婆子（舊曰離車子訛也）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呫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諭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絶波流迅急諸栗呫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爲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窣堵波是佛在昔爲諸菩薩人天大衆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爲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唐言大天）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觀衰叐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
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
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陁住憍薩羅國長老三
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
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弥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
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
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陁遣使告諸賢聖皆可
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日是時富闍蘇弥羅
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
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敬哉念哉

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
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
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
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
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
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
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陁國北顧吠舍釐
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殑伽河南北岸
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陁分身與二國處阿難
陁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
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陁國於林
中經行見一沙弥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
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弥笑曰大
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
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嘆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
久住世住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
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陁國趣吠舍釐城渡殑伽河

泛舟中流時摩揭陁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
駕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
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
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
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又
中析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
號慟俱還本國起窣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
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華
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乗兼功通學天祠數
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号占戍拏多巳頽毀故宮城
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昔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
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濵有窣堵波高
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
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
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
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乗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
告諸大衆弗栗特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
尒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陵虚至於河濵如常

敷座遂告諸漁人尒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
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尒時如來知
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
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
也恃其族性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
心毀讟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駝
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
遭佛世目都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懴謝悔先作業如
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
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

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華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於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眞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趍輻湊焚香散華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華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呫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鴦輪代摩（唐言光冑）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迩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國（舊曰摩伽陁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櫛比（上阻瑟反下毗二反正作批｜梳名也）靃靡（上息委反下免彼反草軟弱貝）懍懍（呂錦反敬也懼也）髾髮（上所交反髮尾也）彎弧（上烏還反下音胡｜｜引弓也）捩（力結反｜拗）殉（詞閏反正作徇以身從物）猖蹶（上音昌｜狂也下音厥倒也斃也）怮怛（上音力下丁達反憂驚也）闚（音悅視也）遺之（上去聲贈也）賂（音路贈也）饋食（求位反贈食也）

嶷然（上宜力反）連甍（下音萌同前反）枯槁（下音考）妖祟（下私遂反）擢心（上音離憂也）栗呫（上良吉反下昌業反）寘懷（上支義反正也置也）無譁（下音華諠｜也）翬飛（上音暉五色皆備也）提撕（二字音帝西）讟（音讀謗也）犛牛（上莫交反）險詖（下彼記反詣也）光冑（下直古反）耄（莫到反老）

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普明收印經板頭

錢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闔郡官僚同資祿位彫造

大藏經印板計五百餘函時崇寧二年十月日謹題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

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麁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趾尚有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華宮城）王宮多華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羇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爲言憂心弥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爲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爲男父母二人爲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壻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華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袨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

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吾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
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
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諸人同往
林中咸見華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
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
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
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
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
是役使靈徒功成不日香華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
故神爲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王故宮

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
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訛也）王者
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
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漫遠唯餘故基
伽藍天祠及窣堵波餘趾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北
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
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
焰洪爐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
爲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
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

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以殘
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
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
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
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華而為
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
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
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
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
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頹

墻堙塹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
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
功建於宮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鑒閒起神光時
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
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
不遵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
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
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
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

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戮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鬼神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佛足留石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華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固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

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
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
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
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
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所在斯故宮北有大石
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
鬼之所建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
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
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
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
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爾同胞豈忘
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
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
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
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
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通尋出塵俗
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
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
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
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為崇樹遂

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
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
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
疊爲虛空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
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爲
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爲
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
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

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陊餘趾尚高遠而望之
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
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窣堵波已尚餘
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
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
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
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
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
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

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屈（居勿反）吒阿濫摩（唐言鷄園）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阿摩落伽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遘疾弥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誡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

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虐疾在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爲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即召典事羹中總煑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揵稚聲初此城内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

學人鎮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
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
來集僧坊楊言唱曰大擊揵稚招集學人群愚同止
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
徒雖衆辭論膚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
藍不得擊揵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
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揵稚時南印度那伽
閼剌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
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
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

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
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
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
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
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
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
爾其行矣摧彼卑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
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
諸沙門不擊揵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
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

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巻疊袈裟置
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揵稚臺
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
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
推提婆提婆曰夫揵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
何為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
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
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
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議各擢

辭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説隨義析破曾不
浹辰擯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悦建此靈基以旌
至德

建擊揵稚窣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
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
福魑魅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
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
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
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
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

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
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
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
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
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
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
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
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
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
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

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
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
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
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堵波神
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
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啟頻毗娑羅王末孫之
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

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
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三基軒檻周列户
牖棟梁壖垣階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立
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
像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宜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
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鞮羅擇迦伽藍西南九十
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虵暴龍窟穴其
藪猛獸鷙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
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
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

天樂雨天華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
波去聖逾邈寶變爲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
山乃見異類長虵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
禮

山東岡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陁國所獲之
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
跱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
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
佉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
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

國學人承風仰德傳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
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徽學
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
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
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
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
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誡諸門人及
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
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
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

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
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
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
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群行為暴有
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束縕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
德慧菩薩者遠傳聲問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
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
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
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既出
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

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學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聞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

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耻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讙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耻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悲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宗道含識靈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

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慠慢方
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
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
見匡護者福延千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
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
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
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
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
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
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

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
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
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
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
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伽
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
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
如窣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羅
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
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

諮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趾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

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太仙

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淸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飮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谿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提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訛也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如來勤求六歳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

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
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
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觀洎於今時或有得見也諸天前導往菩提
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
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華雨空中或光
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
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甎
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華連
陰接影細沙異草弥漫緣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
南門接大華池西阸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壖垣內地

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復精舍並贍部洲諸國君王
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
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
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
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
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
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弥覆無復得見佛
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
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

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胷臆矣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
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
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
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
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
水香乳以漑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華燭炬繼日競
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
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
截次西數十歩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

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
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漑餘根洎乎將
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
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
王旦將禮敬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漑
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
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
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
汁沃之欲其焦爛絶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剌
拏伐摩王唐言滿胄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

隱唯餘佛樹今復擢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
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翦
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
出二丈餘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
廣二十餘步疊以青甎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
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
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東面接為重閣簷宇特起三層榱柱
棟梁戸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殊玉廁錯以填之
奧室邃宇洞戸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
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
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
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
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
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
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
速返行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
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
弟鑿氷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
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
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

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
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
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
四月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
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
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
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
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
鑒衆咸悲嘆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
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

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
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
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
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
出作證故今像手放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
是乳上未周塡廁衆寶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
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
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
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
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為役使遂於像

前横疊甎心懃冥闇又置明燈甎壁之前畫自在天
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
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
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奥室燈炬相繼欲觀慈顔
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内照乃覩靈相
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
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
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
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
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
行十餘歩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疊甎爲基
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
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
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飾以奇珍東
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
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

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
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
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慧耶化人聞命恭
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
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
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効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
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
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
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
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
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甎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
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二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
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
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

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
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
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勠力
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
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旅更相慰曰我曹
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
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鬐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
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
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
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

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
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
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跡觀菩
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
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
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
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為
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
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
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
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
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
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
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
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
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曬曝天帝釋自大雪山
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
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
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
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
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
俯垂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
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
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油塗
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為伏外道又受
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毀悴膚體
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昔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麨蜜處佛在樹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疑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

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麨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眞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

喜其側涸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
縁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憂婁頻螺迦葉波
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時優
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
與爾倶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
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
連河捺提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
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與二百門
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

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
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
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
惜優婁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
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
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
也目支隣陁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救如來溺水處也
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
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令獨
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

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
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
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
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
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
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現仁今至
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
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
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惱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
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
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
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
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
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
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
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
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

利如大眞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
日出示衆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
或雨華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淸肅
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
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
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
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
方問道羇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語見譏誚負
斯憂耻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
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

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晩於是以
國中之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
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
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慧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
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
極蒙耻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建一伽
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
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
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
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

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
爲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縁先聖明訓
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
慧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
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
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鄰難以備舉每歳苾蒭解雨
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華鼓音樂
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
伐拏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頞
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當此八月十五
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
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
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二十翁尾林寅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墊濕 上音店下也　嫗 烏句反老婦也　衸服 上音衣盛貌　酣歌 上户甘反下音哥
也　礫裂 上隔反｜也　堙塹 上音因塞也下七焰反坑｜也　覆壽 上音副下音益
丘疑 下呼名反　漣漪 上音連下於宜反水波文也　覬覦 上紀利反下羊朱反｜｜
希望　遘 古侯反｜遘也　果核 下胡反　扣擊 上苦侯反下又音口　詬恥 上許候反
閼刺 上於葛反下郎達反　浹 即協反治也　簡傲 下吾告反｜慢也　叱 ｜曰上

吉反也阿齃羅上音伹墉垣上而專反下音官圖||牆也幽蔚下於勿反茂盛

也|摯鳥上音至正作鷙俊擊之鳥也磐石上音盤迄今許乞反至也摩沓

下唐合反歐血上烏口反吐也亦作嘔探睛上土含反取也下助隋反幽微也淪滑

下息徐反沒也落也笈巨反葉莖餘下古反枝|且溉|古變反紇也蘗株上臭列反

伐木之爵也詹宇上音益屋|也與同樓柱上所追反屋角頭也皰包蒲貌反氣瘡也攫

裂上俱吠反爪攣|也以刈草上莫吠反反劓也渭矩上曹到反下俱宅反鬐鬣上渠

夷反下良反魚之鬢也羸瘠上力垂反劣也下戈亦反瘦也彷徨上步忙反下音皇麨少

蛋二尺小反乾炙脂也将惛下許業反或作胥以威逼人也予摘上莫浮反下時尹反||

揜之屬也